

五

雜

組

五雜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
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登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亘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敗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詎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媼驗之果然

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

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恠余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第既可稱叔夫姊妹既可
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李霸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狐逐之女以醜狀聞三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

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五雜俎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
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縉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祔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

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
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
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
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
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
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
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

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
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
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鵠
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
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
之事君原自有間卽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
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
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

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
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
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
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
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
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供口腹蔽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鐘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奈其犢性何大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
不行於房閨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
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
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
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
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
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旣成卽欲反之不可
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休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恹也拘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

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疑趙家姊妹之啄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曌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羣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艱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聃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姪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銓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鴆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朝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跼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胎嗤於黑鳳慎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筴恬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倖見夫狎伎支解所生之見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
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
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
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
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
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
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
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祟竟致不育如此等

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爲厲耶或曰十
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
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
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
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
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
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
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

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趙璽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
而飲之哉

一云太祖所殺是
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
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
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
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懺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
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
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

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
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
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勲猷戚大將軍元敬南
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
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閭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
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禽
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
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第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

門外鼓而譟第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廼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凶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中堂至旦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窻見
骨條塗之三赤鳥之二妹喜遷夏姐已傾殷褒
姒覆周麗姪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
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
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若
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
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臯不
笑至於宓如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間須旋娟提謨間姪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証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鈎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見
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旣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
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眞眞未諧
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孌沫墨勞牋
倩孌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孌新月凌雲保儀華麗
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竒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
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惑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
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
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邁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誇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纚纚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
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雖黃之還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愼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
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爲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眉吐氣若夫角枕贈荅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姪敗度吾無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技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
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贈炙人口者咸著於編卽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
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薜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

於崔陵奇章以眞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
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
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
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
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
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勲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
迷耶

高涼先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
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
智功勲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孌子軍夫人
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
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鷺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
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
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
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

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孱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請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

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克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克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識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瞿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
十五而攝目閭丘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暗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鴛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卽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聳壑昂霄之姿劉璣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頌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

五經劉轂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
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霽簡
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
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味彈碁七歲則愍懷牽武
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
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
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
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
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榮百餘奏疏一日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荅伯玉覆局於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稚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惓秀才應選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貝俶昇壇而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乎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二字王案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
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洪
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而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蓄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驄龐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
十三舉進士 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貳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
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六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勲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見化陽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廸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僅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末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愛之所偏卽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况其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脩所爲時有作五七九傳者七卽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刑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鄭唐

兒啟漢遙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醅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過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闔監宮女娼伎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
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

王公綠林之亡命巨駟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姪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而常充物里間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

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
皇之法夫爲寄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
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
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偏管子
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豸者牽牡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豸關東
謂之彘詩一發五豸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

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猋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繇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 國初之制綠其中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閭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厄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

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
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
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
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
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
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且自以爲無所逃於生
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大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
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況地獄之眇
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魁以此自文
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嗥誦
呪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
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
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
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
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亘代不傳之秘及一廁
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
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
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
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
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
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
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
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竊洙泗之傳
閩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
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
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掎斗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相悖盭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旦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薙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脫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蹇寄寓何爲旣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若神仙蹇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胥蟹禍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
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
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
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踏駁根皆頑
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
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不才
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鈎吻禽獸
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犴狴之具
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園土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
到得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
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
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
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
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

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縉紳王鑛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旣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

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
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况於惡乎
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旣不思善思惡此心放
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
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
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旣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襖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
僧曰性命可捐它何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
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
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
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合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
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
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
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荅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白曰某處遊僧至
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旣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界火中焚之然則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况神仙乘雲御氣

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
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
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
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
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
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
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
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

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
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
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
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
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
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
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

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
中信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
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
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
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
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國朝陳鑑
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

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而旦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爲佐命元勲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旣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
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旣遺世高
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
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
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孃者臨嫁汲井忽
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
應旣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
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

一婢訊之卽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破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
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
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
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
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
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魅所惱
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
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祛邪捉鬼

蓋亦黃中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
意氣能文章博極群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
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
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
旣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
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
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
有其與邪巫女覲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

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
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
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
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竝卽荀
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
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織嗇而非儒不可適
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美
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
抗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真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旣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
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
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
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信而不足與辯者也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八

終